

前　　言

《汲水》是《罗衫記》中的一折。

《罗衫記》的內容是：明永乐年間，浙江兰溪县教諭苏云携眷上任，途遇水賊徐能，被害。苏妻身怀有孕，幸蒙徐之家人姚达相救，乘机逃脱。途中产一子，乃以婆母所贈女罗衫包之，藏于草中，苏妻即投尼庵安身。后徐能追至，发现婴儿，收为义子，取名徐继祖。及长，徐为延师攻讀，十六岁即中举，赴京应試，路經涿州，井边借水，不期与亲祖母相遇。姚达因继祖功名未就，虽知原委，亦未敢明言。

后继祖得中状元，欽封八府巡按，路过南京，母来告状，姚达乃将前后情由一一說明，并以罗衫为证。至是冤情大白，徐能伏法，继祖一家骨肉团聚。

《汲水》即叙述继祖井边借水，与祖母相遇的一場。

这本教材是根据北京市戏曲学校教师玉宝紅、吳增彥的授課本校。

人 物

苏 母(老旦) 徐继祖(小生) 姚 达(老生)

(苏母上。

苏 母 (唱小安板)

有老身出門來淒涼悲慘，
提水桶好教我泪眼不干。
听人言我的儿兰溪命断，
撇下老身怎度过風烛殘年。

上井台踉蹌跪步履迟緩，(行弦，念)

三月春郊百花放，
四方举子赴考忙。

我儿也會入黃榜，(搭調)

至今生死(孔匾)两渺茫。(夺头，唱二板)

遭不幸儿的父英才命短，

娘为儿受尽了多少熬煎。

甲申年苏云儿皇榜中选，

为功名远离家兰溪为官。

儿媳她身怀孕随任陪伴，

实指望早荣归一家团圆。
又谁知总不见音信回转，
十八年无一日不盼儿还。
恨只恨路遥远难通信笺，
每日里守柴门望眼欲穿。
闷沉沉坐井台暂息疲倦，
歇过了一霎时再回家园。

〔手颤颤，徐继祖上。〕

徐继祖（唱二板）

轻舟风顺辞家乡，
试马平原好风光。
举鞭撥开垂楊柳，
一路吟诗到漁阳。

〔姚达上。〕

姚达（接唱）

十八年来两鬓霜，
继祖他怎知道是苏門的儿郎。
此去若得中黃榜，
提往事我叫他寻找亲娘。

徐继祖（接唱）

春風拂面多欢暢，
見家家炊烟起农夫还庄。
口內干渴向奶公讲，（小锣一击，行弦）

奶公!

姚达 公子讲说什么?

徐继祖 因我一路行来，顿觉口渴，此地无水可饮，如何是好? (小锣一击)

姚达 看前面有一村庄，不如到那里借水解渴。

徐继祖 奶公催马! (接唱)

奶公打马奔村庄。

勒住丝缰用目望，

见一妈妈睡井旁。(锁住)

奶公，我们将妈妈唤醒，也好借水一饮。

姚达 待我前去唤来。

徐继祖 我去唤吧。妈妈醒来! 妈妈醒来!

苏母 (唱尖板)

猛听得是儿声将媽来喚，

儿啊! 你回来了! 真真想煞为娘了。

徐继祖 妈妈，学生乃行路之人，并非妈妈的儿子，不要错认了。

苏母 (接唱) 誰知是黃梁梦錯认儿还。

原来是一位相公，老身上了几岁年纪，眼目昏花，错认了人，相公請莫見怪。

徐继祖 妈妈偌大年纪，焉有见怪之理。

苏母 听相公口音不像本地人氏?

徐继祖 我乃江苏人氏。

苏母 今欲何往?

徐继祖 今逢大比之年，进京赴试，一路行来，只觉口内干渴，烦老妈妈借水解渴。

苏母 相公且慢，想你乃行路之人，用了冷水，中途患病，那还了得，相公你看。

徐继祖 看什么？

苏母 前边就是寒舍，若不嫌棄，請到家下，老身有一杯清茶相敬。

徐继祖 萍水相逢^①，怎好打攬？

苏母 那有何妨。

徐继祖 待学生与媽媽提了水桶。

苏母 噢！相公乃貴家公子，怎敢相劳。

徐继祖 常言道，长者有事，幼者代劳，这也是應該的。

苏母 相公果然知书識礼，請隨我来。（**夺头**，唱二板）

看相公他容貌暗自盘算，

活像我小姣生苏云容顏。

越看他越相像心神紛乱，（**小鑼一击**）

徐继祖 媽媽到了无有？

苏母 呀，走过了！（**小鑼一击**，接唱）

可怜我盼姣儿神思倒顛。（**住头**）

相公，这里就是寒舍了。請进。

① 萍水相逢——萍随水而漂泊无定，比喻人偶然相遇。

徐继祖 媽媽請。(进门。)

[姚达拴馬。

苏 母 老哥哥，拴好坐騎，也來飲水。

姚 达 多謝了。(下。)

苏 母 請坐。

徐继祖 有座。

苏 母 相公請坐片刻，待老身與你煎茶。

徐继祖 有勞媽媽。

苏 母 好說。咳！兒呀！(小鑼，下。)

徐继祖 (念) 站立前庭院，

举目四下觀。(小鑼二击)

門外垂楊柳，

綠竹映窗前。(小鑼三击)

不是俗人宅，

因何竟蕭然。(小鑼住头)

看这人家原是詩書門第，为何这般衰落？媽媽見我
眼中泪下，叫着嬌兒，定有原故。看桌案之上供有灵
牌——

[小鑼一击，姚达上。]

姚 达 不知是何人灵位？

徐继祖 待我看來。苏云之灵位！

姚 达 啊！(大鑼一击)苏云之灵位？

徐继祖 奶公，你可認識于他？

姚 达 我，我，我怎会认识于他哪！

徐继祖 (叫头)苏老先生，(软四击头)念你我俱是斯文，你
乃是先辈之人，受学生一拜。(夺头，唱二板)

前辈先生位在上，

撩衣参拜礼应当。

姚 达 这便才是。

(手舞穗，苏母上。)

苏 母 (唱二板)

送茶与客恐待慢，

强收珠泪忍心酸。

相公請茶。

徐继祖 媽媽請。

苏 母 相公自用，老哥哥也請用茶。

姚 达 折杀老汉了。

徐继祖 請問媽媽貴姓？宝庄何名？

苏 母 老身苏張氏。此乃涿州永乐村。

徐继祖 桌案所供灵牌，不知是媽媽什么人？

苏 母 相公休要提起，苏云他乃我的独子，离家一十八
年，渺无音信，想来死于非命，故此摆下这灵牌。

姚 达 那苏云就是媽媽的貴公子？

苏 母 正是我的儿子。

姚 达 不知他离家为了何事？

苏 母 往浙江兰溪上任。

姚达 还有何人跟随前往?

苏母 尚有儿媳与家人苏胜同往。

徐继祖 奶公,你莫非知道他們下落?

姚达 那苏公子他,(小鑼一击)他,他們,我那里认得,
不过多問上几句,以后若遇机縁,也好代为寻找。

苏母 (唱二板)

听罢了老哥哥好言一片,
教老身感盛情暫把心安。
有一日我家人若得見面,
再生恩永不忘常記心間。(住头)

适才相公言道,正欲上京赴試,但願高榜得中。老身
尚有一事相求。

徐继祖 不知何事?

苏母 我儿上任之时,儿媳随同前去,那时儿媳身怀有
孕,不知是否生下儿女,若能問到下落,告知老身,纵
死九泉,也就瞑目了呀!

徐继祖 媽媽休要悲痛,自古常言:“受人点水之恩,当以
涌泉相报。”但不知寻找令媳以何物为凭?

苏母 (唱二板)

听罢相公他的言,
想起了罗衫事一端。
打开了箱柜仔細看,
取出一幅绣罗衫。

罗衫原是我裁剪，
绣上花朵枝相连。
男罗衫就是此一件，
女罗衫赐与儿媳穿。
将衣交与相公斂，
罗衫成对得团圆。
見物思人泪如綫，
有劳寻問恩如山。(住头)

公子請将罗衫收下，它日若得团圆，大恩难忘。請上
受我一拜。

徐继祖 那个如何敢当！奶公，你将它收下了。

(姚达接罗衫作惊讶状。

姚 达 相公何不将媽媽欲找之人，題在衫上，也好为
证。

徐继祖 如此甚好，媽媽可有笔硯，借来一用？

苏 母 笔硯取来，陈旧一些，相公担待。

姚 达 待我溶墨。

徐继祖 (唱二板)

赶考路过永乐村，
在井台遇媽媽慈悲人。
先把苏云上边写，(小锣一击)

苏 母 (接唱)再写上我儿媳郑氏秀英。

徐继祖 儿媳郑秀英，还有何人？

苏母 还有家人苏胜。

徐继祖 还有他人无有?

苏母 无有了。(小锣一击)

徐继祖 (唱二板)

衣襟以上墨迹印,

苏家之事记得清。

此去寻问得踪影,

管教妈妈见亲生。(住头)

姚达 公子,看天色不早,你我赶路要紧。

徐继祖 妈妈,天色不早,我要告辞了。

苏母 相公赶路要紧,怎敢强留。一路之上要早住店,
晚登程。喂呀!儿呀!

徐继祖 妈妈不要过于悲痛,多多珍重了。

〔徐继祖、姚达同下,聚冲头,姚达返回。〕

姚达 妈妈可知我相公他是哪一个?

苏母 他是哪一个?

姚达 他就是那个……啊! 你日后自会知晓。(冲头,
下。)

苏母 知晓什么呀? 老哥哥! 老哥哥! 咳! 儿呀!

〔尾声,苏母下。〕

——剧终